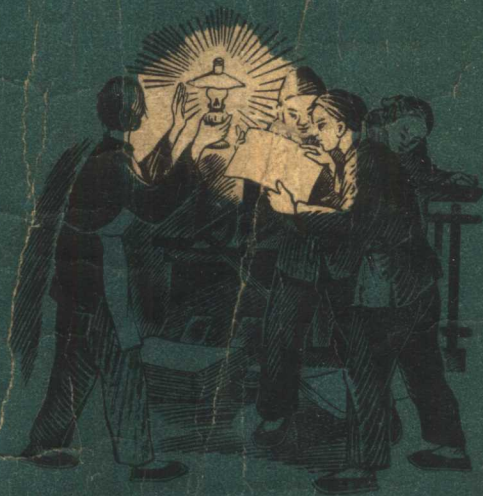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夜莺”部队

哈 华著



“夜鶯”部 队

哈 华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“夜鷺” 部 队

哈 华 著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中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*

书号 0227

开本 850×1156 耗1/32 印张 9 3/4 字数 215,000

1953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 定价(6) 0.95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这部小说，以抗日战争后期的河北平原为背景，通过黄林佩、柳林青、董玲、苏俊卿等人物，描写了一群新闻战士们在新闻战线上和敌人所进行的尖锐斗争。他们潜藏在敌人鼻子底下，以“夜鹰”为代号，秘密出版抗日报纸，并通过伪化的村子及秘密交通，将报纸在敌占区散布，鼓舞着千里平原上人民的斗争意志，在政治上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。日本鬼子想尽一切办法，企图消灭这支“夜鹰”部队，虽然有敌人武装力量的随时袭击、围剿和叛徒的出卖，“夜鹰”部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仍然坚持战斗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。

第一章

一九四一年，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有一个穿草綠色軍装的人，吊着一只挂彩的胳膊，独自悶住头，走进河北沙丘地带的梨巷里。

这梨巷很大，方圓有二十里。全种着梨树和枣树，再掺杂一些白楊、落叶松、大楸树、野莓……林間濃密得太阳也难照进来。十步以外，便不見人了。树阴滿地，蟬声滿耳。农妇和姑娘們已开始摘梨。今年是梨丰收的年月，低矮的梨树，枝头被梨压得弯垂下来。姑娘們一边忙着摘梨，一边嘖嘖呱呱的又說又笑，个个喜冲冲的。林間躲藏着几十个村庄，有着許多弯弯曲曲的小路相通。

負伤軍人在林間迷失方向，坐在一根歪脖子树下，摊开軍用地图，前顧后盼的寻找村庄，最后发起楞来。

这当儿，秋阳已經偏西。林間啾啾的雀儿，結成大队，卷起一陣旋风，飞回巢去。只有几只迷路的雀儿，焦急的在林間乱飞乱扑。黃昏的林間，被傍晚的阴影掩蔽，昏暗起来，带着郁悒的情調。在林間的边沿上，有着落日的霞光，在顫抖、閃爍。林木散发着青葱的气息，强烈的飄浮在空气里。濃濃的炊烟，在树枝間繚繞。

眼看天色就要黑下来。負伤軍人急于要找个問路的人。找不到目的地，今晚吃飯睡覺就不好办。他发现远远有位姑娘，穿着紅布衣裳，好象一团火一样的耀眼，手拐着一籃梨，口里唱着抗日歌儿，正往家走。

秋风起呵，天渐凉，
家家户户收割忙，
只望那今年的收呀成好，
多打五谷送軍粮。……

姑娘的歌声随风吹来，又清脆又响亮。負伤軍人直着脖子

“老乡！老乡……”

紅衣姑娘歌声突然停止，扭过头来。負伤軍人忙跑过去。她柔和发亮的眼睛，仔細对他上下瞧瞧，話未說，先噗哧一笑，說：

“你叫俺干嗎？”

“大姐！我掉了向，迷了路。王家官庄往那里走？”

“你有路条嗎？”

紅衣姑娘听他是南边口音，惊愕的望他一眼，低眉斂目的一想，伸手要路条。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怀疑的瞅住他。

“有。”他把通行証送过去。

姑娘似乎識字不多，仔細看了有五分鐘光景，在心里猜度路条是真的，还是假的。她半信半疑，說：

“往东，再往南，有座庙。再往西拐，有棵大榆树。再往南走，就到了。”

“有多远？”

“五里路。”姑娘头一歪的看住他，又問：“你是打鬼子負伤的？！給你吃个梨。”

“是的。”負伤軍人接住姑娘丟过来的梨，咬了一口。見这姑娘很热情，才說：“报館在王家官庄嗎？”

“俺說不清。”

姑娘好似針扎一下，柳叶眉一挺，扭头就走。似乎还很后悔的样子，不該告訴他的路，原来他是找秘密的地下报纸呢。

負伤軍人心中暗自笑道：“小了头！你連我团政治处主任也不信任。喏，你告訴我的路，可記牢了。”于是，他以軍人善于辨別路的本領，把王家官庄找到了。

王家官庄有百十戶人家。树木特別多，所有居民的平頂房屋，好象全藏在树林中不見了。这里环境十分幽靜。村边有高聳的古塔，古塔东边是一里路寬闊的葦塘，柳树紋风不动的肃立在堤上。一片水光，閃閃发亮，好象湖波一样。水非常清彻，水底的东西，如同水面一样清楚，許多小魚結陣的游来游去。負伤軍人打堤埂上走过的时候，把修长零乱的影子，投映在平靜的水面上。他走进街心，看見有几个年老的农民，閑散的在庙台上蹲着，捧着大碗，一边呼呼的喝稀飯，一边聊天。負伤軍人問：

“报館同志住在那里？老乡！”

有一个老爷爷站起来，白发輕飄飄的，象蒲公英的花帶一般，腰弯得象把弓。发黃的眼睛，銳利的注視着負伤軍人。他理理白胡子，非常狡猾的笑了笑，說：

“摸不清。俺們这里压根儿就沒有报館。”

其他的老人，对于負伤軍人的問話，显得非常不經心，却互相使眼色，很奇怪的都走开了。負伤軍人正左右为难，那紅衣姑娘走来，拿着根树条子，赶着一条大肚子母牛，到葦塘飲牲口。

他排开手拦住她，說：

“喂，大姐！报館同志住在那里？”

“你这人真是罗嗦，告訴你不知道，你还要問。”

姑娘赶着牛，气冲冲的走了，却不断的回过头来，惊疑的瞭他。这时，从胡同里走出一个中年农民，有两撇胡子。他查問負伤軍人：

“同志！打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是前方下来的，到后方工作。老乡！請問报館同志住在哪里？”

中年农民笑了笑，說声：“跟我来！”把他帶到一个居民家里。他們走过院子的时候，一只鬃毛的黑狗，汪的叫一声，敌意的向負伤軍人扑来，差点咬他一口。主人咒罵着黑狗，它搖着討主人欢喜的扫帚尾巴，不做声的蹲在一边，又向他們拱爪儿。

主人把他帶到北屋里，首先跳进眼里的，是桌上的电稿、各种書刊、敌伪杂志、浆糊瓶、剪子……墙上挂着中外地图、当地軍用地图。負伤軍人想：“这象报館的样子。”

一个戴眼鏡的女編輯，臉孔帶几分秀气，正把国际新聞的电訊粘成长条。这时，她微微一笑，忙給他倒杯开水。角落里的一張桌子，坐着一个瘦小个儿的青年，默默无声的工作，好似生在那里許多年，都沒有动过，客人的来到，毫未引起他注意。負伤軍人掏出組織介紹信，臉上帶着青年軍人的热情，用活潑的口吻自我介紹說：

“我叫柳林青。抗战前在上海新聞报当記者，抗战后投笔从戎，在团里当政治处主任。百团大战出击平汉路挂彩，腿打坏了，不能长途行軍，手也負伤，还没有好，軍队‘除名’。組織考虑我还是干老行当，所以来参加你們的工作。我乍到这里，只能算

新聞崗位上的新兵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中年农民打扮的人說。

柳林青又仔細的打量了主人。他头上扎一条白毛巾，身着短褂，完全农民打扮，但从他这时待人接物的风度和表情看来，从他口里啣着大烟斗的深思熟虑的样子看来，好象沉思的哲学家，知道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，或許是一个編輯。柳林青問：

“我可以見社長和总編輯嗎？”

“我就是社長兼总編輯。”中年农民淡淡的一笑，“我来介紹：我叫黃林楓。这位是藍玲同志！这位是楊叶同志！”

黃林楓介紹后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藍玲是戴眼鏡的女編輯，却完全是农妇的打扮，还梳了发髻，插着头飾。她忙站起来，笑吟吟的握住柳林青的手，說：

“这里我們全是生手，欢迎你参加我們的工作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

柳林青握住她的手，发现这位女編輯瘦长的身影，年約二十四五左右，待人亲切、热情。

那位坐在角落里工作的青年，就是楊叶。瘦小个儿，却有一个缄默稳重的圓臉。他只揮揮手，說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又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工作起来。

柳林青还没有做过这种地下报纸的工作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，想到剛才問路的情形，說：

“这里的人保密工作做得真好。”

“是呀。你没有介紹信給村长，村里人全不会告訴你报館在那里。我們对外联系，使用代号叫‘夜鶯’部队。”黃林楓說。

“这里离敌人很近么？”

“是的，只有十五里。”

“該死的司令部參謀！我來的時候，他說：‘你到王家官庄，准能找到報館。’害我找得好苦。”

藍玲明澈的眼睛里含着秘密的快樂，插進話來說：

“剛才，幾個老鄉和一個大姐，跑到我們這裡來，說：‘同志！不好了。街上有個傢伙打聽報館呢！’……”

話還未完，窗外傳來老年農民的哄笑聲，夾雜着一位姑娘吃吃的笑聲。柳林青從窗口望出去，正是路上遇到的那位紅衣姑娘，和廟台上遇到的幾個年老農民在笑。那個腰彎得象把弓的老爺爺，臉上帶着純朴的笑，看着他怪有意思的眯着眼睛。柳林青一笑說：

“你們保守秘密可結實哩。”

“我的好同志哪！你不知道，日本人派了許多偵探來尋報館呀。俺們不知道你是干啥營生的，咋敢說給你呢？”紅衣姑娘笑着說。

“孫女！沒事，俺們走。”老爺爺提議，拿腿便走。

其他一伙人，眼睛閃着農民飽經世故的光彩，滿臉堆笑，也放心的走了。

“這是地下報紙，保密是很重要的。”黃林楓掉頭看藍玲一眼，說：“他穿這軍裝不行，你快去叫指導員到總務科拿套便衣來，給他換掉。帶他到你的隔壁那間東屋去住。他的工作，明天編委會討論才能決定。”

他說了後，戴上眼鏡，馬上看起電稿來。藍玲對柳林青一笑，先頭里走了，說：

“柳同志！走，跟我去。”

天已經黑下來。細細的一勾初月，在高聳的古塔的東邊一塊烏雲中浮游，時而隱沒，時而显现。靜寂的村庄、樹林，好像虛無空幻得不可捉摸。微風搖動着樹枝和葦塘的蘆葦，發出颯颯的響聲。柳林青跟在藍玲後面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到了一家農家。

出來接待他的，正是那位紅衣姑娘，還有那位白髮飄飄的老爺爺。他們把屋子打掃干淨，紅衣姑娘不知爲了什麼，心里大樂起來。她笑嘻嘻的說：

“這是俺睡的地方，也騰給你。同志別見笑，今天看你條，還認不全。日後，你每天要教俺認會一個字。”

“好的。”柳林青又問老爺爺：“

手上的墨水洗掉，用的一切东西埋掉。万一被敌人捉住的时候，就说是老百姓。”

“我是南边口音，不会说河北小官话，怎么办？”柳林青笑着问。

“我们教给你。你还要和房东把关系搞好，还要把口供对熟。要不，敌人盘问，你就只好瞪眼睛。”

蓝玲忽然想起，啊哟的一声说：

“我忘了介绍，这就是编辑杨叶的爱人李静，报馆的指导员，党的支部书记。”

“你把党的介绍信给我，你编在编辑部一个小组过党的生活。”李静恬静的坐在炕边上说。

柳林青把介绍信给她。小篮子顽皮的噗哧一声笑了，说：

“做它的大嫂，正少个大哥，你就扮做俺家的

“說不上！我是學外國文學的。”藍玲帶着自負的神態說：“李靜是在天津南開大學學文學的，她最喜歡做詩，更喜歡音樂，還是個歌唱家。”

李靜只回答一個端莊的微笑，沒有出聲。大家一陣沉默。小籃子只拿眼睛瞧瞧藍玲，望望柳林青，突然說：

“日後，俺可真叫你們大哥大嫂呢！不興害臊。不這樣，可不好騙過日本人。要日本人查出你們是八路，殺咱全家哩。”

他們三人只笑，覺得小籃子不完全是故意尋開心。柳林青一副談諧的樣子說：

“過去，我在上海做秘密黨的工作，因為單身漢不好存在，組織決定給我找一個女同志做假妻子。由於她丈夫幾次來看她，有次我不在，兩人說不完的情話，給欢喜饒舌的二房東老婆瞧見，更引起她好奇，晚上從門縫里偷着來瞧，又看見她抱着被子到

的看他一遍。柳林青中等身材，挺着个胸脯，吊着打伤的膀子，健康、真诚、朴素，脸上还保持青年军人的热情，浑身都显出顽强的样子，紧抿着嘴，活潑的外貌，黑亮敏锐的眼睛闪闪发光。李静忍不住一笑，说：

“扮来扮去，那象个农民，还是个军人。你每天要学习农民走路、说话，只好慢慢的来了。”

“俺给你拿条腰带来，拴在腰上，才象咱们庄户人。要给敌人查出来你是八路，可了不得。咱家都毁哩！”老爷爷突然慌了，吃惊的看着他说。又暗自想：“敌人只离庄子十五里地，是豁出身家性命来掩护你。只要你一露马脚，日本人就杀我全家，房子烧起通天的大火。那时才抓瞎呢！”

李静为他不象农民耽心，瞅了他半天，发急的搓着手。她说：

“小篮子要你扮做她家的大哥，倒并不是全寻你们开心，而是

“捉住你的时候，能混过去更好，混不过去，打得你要死，你就說八路軍的战士。”

“那不更精？我不是要給敌人带走了么？”柳林青爽朗的笑了說。

“带走了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长得有两条腿，瞅个空儿，不会撒腿就跑么？”小籃子說。

藍玲还要去編报，站起来說：

“我編报去，你休息吧。”

李靜也要到秘密工厂去，她們轉身悄悄的走了。老爷爷去牛栏給牛添草，也跟着起身走了。小籃子有着农村姑娘的羞怯，也說声：“你歇着！”跟在她們后面走了。

屋里只剩下柳林青。他走了一天路，有些睏倦，就躺在炕上，头枕在盒子枪上，閉着眼睛，默然半晌，懶懶的歌了歌。

突然，他睜开眼睛，渾身又充滿了盛旺的精力。思绪忽东忽西，象动物的触須一样，一会儿向这方探索，一会儿向那方探索。这是他战斗生活中所沒有过的情緒，那頻頻緊張的战斗，心緒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空閑过。战时的政治工作，日夜行軍，战斗中的前进、固守、冲杀……使他每条神經都极度的緊張，从未想过其他。特别是負伤后长期躺在病床上，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，閑散无聊。过去，他总是在热望更大胜利的心緒中生活，渴望更重的重担压在自己的肩上，使盛旺的精力和才智，莫要在閑散中虛擲。許多日子来，渴望工作，渴望战斗，把他折磨得够苦了。

他凝視着窗外的天空。北斗星象一盞明灯，在天空閃爍。河北平原的秋夜，是这样恬靜，只有蟋蟀在窗前叫。他感到夏日已經末尾，秋风的声息已經来到，在千里平原上响起了。他觉得时光飞逝，夏天又閑散的度过了。他一貫乐观，猛地一下跳起来，

决定以无比的热情，投入新的工作，好比要去决死一战一样，兴奋而又激动，在屋子里打着圈儿。

李静给他送东西来，走过窗前。见他沒有睡，說：

“我看你激动得很，好象为了什么事。”

“我主要留恋部队，又希望能很快工作。”

“干革命，什么工作也一样。把部队丢开，不就得了。”李静走进来，坐在窗前的椅子上。

“不能說得那样简单。我在部队生活了三四年，和部队是有很深厚感情的，不是一下丢得开的。”

柳林青站在她面前，黑亮敏銳的眼睛，閃着激情的光芒。李静只看着他，用手抿抿烏黑的头发，臉上閃过端庄的微笑。他給她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，有着肯埋头苦干的人的特质，使她很感动。她想去睡，不知为何坐在椅子上不想起身，等待着他說什么。

柳林青做了許多年的新聞記者，善于接近任何人。这时，他看着李静端庄的臉，分析她的出身和性格，把話題引导到对方欢喜的普希金的詩上去。李静不自觉为他的热情所控制，兴奋的談起普希金。她說，他的詩如何給予她心灵深深的激动，对于詩人为爱情而苦悶，后来被沙皇收买的流氓和他挑起决斗，把他杀死，她又表示无限的惋惜。她越說越兴奋，滿臉紅光，眼光閃閃的，激动在臉上流露出来。柳林青說得很少，在談話中偶然插进几句，激发她繼續說下去。

两人低声的談話，在这靜寂的秋夜，更有着一种魔力，忘記了疲劳。李静开始覺悟到过于兴奋，感情泛濫不能控制，突然一笑，收住她的談話，回到非常端庄的样子。她嘴上蕩出动人的微笑，匆匆的站起来，跨着輕盈的步子走了。她边說：

“我說話太多，打擾你的休息。”

柳林青只回答她一個微笑。

藍玲十一點鐘編完報回來，見柳林青還沒睡，在窗外笑盈盈的說：

“這是今天第一份報紙的清樣。柳同志！你要看嗎？”

“好的，放下吧。”

“時候不早了，睡吧！”藍玲說，便走回自己屋子睡去了。

柳林青獨自看一會報紙，想着自己從明天起，將要為一字一句嘔盡心血，為黨教育人民、幹部、戰士的報紙而工作。這和自己在上海新聞報工作時又是另一種感情，因為新聞報不是黨的報紙，而是商業新聞報紙。使他對報紙工作產生厭倦的情緒，這也是主要的原因。他看着現在自己報紙的標題、排版樣式、印刷，全是不能令人滿意的，說明他們都是生手。他總是對工作不滿足，內心潛藏着推進工作的強烈欲望，渴望着把工作提高一步。立刻他決定在熟習報紙工作狀況後，要提出一套改革的計劃來，并使大家都有提高工作的欲望。一種頑強的忠心為黨的工作努力的欲念，強烈的在他心中升起。

楊叶編完報紙，一副倦容的走回自己屋子去睡覺。李靜已經躺在炕上，正拆掉頭飾，用手摸摸烏黑的頭髮，然後拉開被子蓋在身上，楊叶懶懶的在她身旁躺下，瞞得不行，正要睡過去，忽然想起的問：

“柳林青這人怎麼樣？”

“我想，領導者或同志常有兩種：一種是，熱情的對待同志，無微不至的關心同志的困難，並給以鼓勵和幫助，慢慢使工作提高。有的人，甚至關心到同志細小的私生活。大家離開他們的時侯，多少年後還怀念他們。這種人是多數。另一種是，冷冰冰的